

五十一

2



淮南子卷二十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泰族訓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

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
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蓬未轉
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以陰陽之
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
動天下是以天心喑唵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

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
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
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
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
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垂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五月繁霜
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
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稜

有以相蕩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
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
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
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班不能
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華之中
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
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
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
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
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
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
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
以神化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
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
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
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
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
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
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
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安
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
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鱉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
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
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螭蛇
雄鳴於上風鳩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動化矣今夫道
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訟繆胸中邪
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
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
節拊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
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

勞後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
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
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
杖策而去百姓携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
乎岐周非令之所能招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
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
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
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
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
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
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
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
所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
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
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
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禹鑿

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
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
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
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
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
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
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
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鷄司
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

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
性故有鐘鼓管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麻
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
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
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
其寧家室樂妻子而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
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
聘以明貴賤鄉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
習用兵也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

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
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
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
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
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主爲之法度而教
導之則不可使向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
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
如流政令省約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
聽從拂其性則法懸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

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
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志明堂之朝行明堂
之令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
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
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
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
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
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

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王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倉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奸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嶠之具簡

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獵射以
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臯陶政教
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
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
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
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
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
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
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

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
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
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
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
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
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
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
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
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

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
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六者聖人兼用而財
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
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
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
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
服欲步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
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
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
戰軍敗君獲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
宋伯姬坐燒而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
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
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吸陰陽
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踪虛輕
舉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
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矣而未
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爲天下去殘除
賊可謂惠君矣而未可爲忠臣也樂羊攻中山

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
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
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
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
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
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
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
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
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

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
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
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
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取而棄其餘則所得
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
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
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
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
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

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
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
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
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
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
道小見不達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
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
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
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萋稗薪而爨數

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
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
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
味者庖也陳簠簋列俎樽設籩豆者祝也齋明
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
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琴者小絃急而大
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
弦之琴誨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而不

淮南子 卷三 十一
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
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
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
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
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
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
伐國之志邑犬羣鳴雄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
驚今日解怨偃兵家老其卧巷無聚人妖蓄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
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
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
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
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統之法雖衆
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
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

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
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
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
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
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笞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
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
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

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
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
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脉血知病之
所從生也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
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
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雖殘賊天下弗能
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
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
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竒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竒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漇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藏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蘧

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聞其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魯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

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
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
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
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
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
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
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
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
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

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
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
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
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
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
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
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
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
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

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

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作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

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

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趣行踳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

定君約從橫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
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
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
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
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
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
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
立也知能踳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
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

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
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
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
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
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
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
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
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
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

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挫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

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鄴鎬之地方不過百

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
偃五兵縱牛馬措笏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
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
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鞭荆平王之墓
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
隨之乃相牽而爲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爲
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
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乾谿之役外

內搔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枕塊而
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
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
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
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
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鄴百里皆令行禁止於
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
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

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
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
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
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
况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見炤炤猶尚肆
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
曠然而樂又况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
都若蓋江河若帶又况萬物在其間乎其爲樂

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
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
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
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
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
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
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
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

而不攝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

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
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
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
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
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
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
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
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

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
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
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
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
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
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
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仁義
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

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

楚北不可以爲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誦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瞑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

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大羹
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絃漏越一唱而三嘆
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
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
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儀
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
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
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
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

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
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而
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嶰巖之山所以
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
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延爲平公
鼓朝諶止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
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巧詐藏於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
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
二幅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成曲車
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
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
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辨害治苛削傷德大
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
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
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
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
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
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
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
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
齊艾陵勝晉黃地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
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
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

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
襄子再勝而有憂色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
亡汶陽之田而霸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
蠨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
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
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
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
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纒而親迎非

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
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
隙樹一物而生萬業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
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
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
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
庭者爲搏鷄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
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

躋而取勝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可以爲法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
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
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浸濫則無
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
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
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
五過人之材而不免於身死人手不愛人也齊
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
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
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終

淮南子卷二十一

漢劉向校定

明新安吳勉學校正

要畧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昏昏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

言道則無以與化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
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
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
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
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混沌萬物象太一之
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
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
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則尊天
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

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濺滲
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
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
逐終始之化羸垺有無之精離別萬物之變合
同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
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
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
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
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

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

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播掇浸想宵類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

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冤鬼不以物易已而堅
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
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
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
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節養性之和分帝
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
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
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
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

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各務其業人致
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
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
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
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
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
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
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

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絲繚之間撒擗峴齟之邠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世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誦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

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憚墮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諭至意

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
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
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爲常恬淡爲本則懶
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
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
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
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
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
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

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
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
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
和相嬰薄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
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蒼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
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
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
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
德不內形而行其法籍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

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
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
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
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
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
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
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
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
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
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
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
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
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
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
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諭則無
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
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
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

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而能得本知末者其惟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擔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

過宮商角徵羽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

焉大也一盃酒一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
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
門外天地捍山川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
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燠潤萬
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
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戮
殺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作爲炮烙之刑剗
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
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

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
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文王業之而
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
躬擐甲冑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
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
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
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以俟遠方武
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襮襁之中未能用事蔡
叔管叔輔公子伋父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

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播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壘垂以爲

民先別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濡不給挖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以色無辨作爲路寢之臺族鑄

大鐘撞之庭下六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鐘贛梁
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
之時六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
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
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
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
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
地塿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
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
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寡義而趨
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
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
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
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
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
之風以儲與扈治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棄其畛
挈斟其淑靜以立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

淮南子卷二十一終
非循一跡之足也。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
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
而不窕。

淮南子卷二十一終

程